

20221221 《靜思妙蓮華》弘經實難 當發大願（第1311集）（法華經·見寶塔品第十一）

◎持經受法弘宣，佛口妙音法播，淨妙清澈圓經，身子智慧僧冠，具辯才勝群賢，尚發願於他國，濁惡之世眾生，剛強難伏可知。

◎我法二執：我執即執著人我；謂眾生於五陰等法中，強立主宰，計我為人，妄生執著，是名人我執。法執：又名法我執，即眾生不了五陰等法，計為我身，妄生執著，是名法執。

◎若說此經，能破二執，能斷無明，能滅慢心，不信之人見之憎嫉罵詈等。若無大願，便生退屈，是則為難。

◎「諸餘經典，數如恆沙，雖說此等，未足為難。若接須彌，擲置他方，無數佛土，亦未為難。」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》

◎「若以足指，動大千界，遠擲他國，亦未為難。若立有頂，為眾演說，無量餘經，亦未為難。」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》

◎若以足指，動大千界，遠擲他國，亦未為難：擲大千如小芥，以至擲向他方國土。此乃化現神通邊事，不及弘經。

◎若立有頂，為眾演說，無量餘經，亦未為難：無色界天，名為三界有為之頂。

◎有頂：色界之第四重，本名色究竟天，因處於有形世界之最高頂，故稱有頂。為大千界之最高處，即色究竟天。

◎若人立心於有頂天，為諸大眾，演說無量三乘方便不了義經，亦未為難。

◎威力處色頂天，清澈響亮悅耳妙音長流餘經之響，負身子之智者，足以辯壓群賢。

◎「若佛滅後，於惡世中，能說此經，是則為難。」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》

◎以上頌說經之難，非但具神通力、及能演說無量餘經者可及。

◎須彌為最高之山，然仍為大千界之一部分。言大千界，則其體更巨矣。

【證嚴上人開示】

持經受法弘宣，佛口妙音法播，淨妙清澈圓經，身子智慧僧冠，具辯才勝群賢，尚發願於他國，濁惡之世眾生，剛強難伏可知。

持經受法弘宣
佛口妙音法播
淨妙清澈圓經
身子智慧僧冠

具辯才勝群賢
尚發願於他國
濁惡之世眾生
剛強難伏可知

用心哦！在世間，尤其是現在這一刻，世間就是濁惡的時代，眾生剛強，實在難調伏。佛陀在〈見寶塔品〉一再強調，佛滅度後，大家要發心，要好好地將經，這部圓教實乘的大法，一定要不斷流傳下去，因為未來濁惡世，治世良方就是要靠這部經，是救世良藥。但是談何容易？發心難，而且要將這部經真正地持，就是傳續下去，更困難；不論是內在發心難，外在環境也難，所以圓教要流傳，在這個濁惡世中，實在多種困難。

所以這個地方向大家提醒，也是要鼓勵大家，因為前面佛陀就是先徵詢大家，也鼓勵大家，也要警惕大家，發心持經有重重的困難，還是一樣要再讓大家知道，我們雖然重重的困難，我們還是一樣要勇猛精進。不論是前面的文說，移須彌山到他方，或者是立足在有頂，或者是一足動三千界，這雖然不可思議，也是不難，願意持經發心的人，比動大千界、立有頂、移動須彌山更加困難。因為要發這念心是不簡單，很困難，何況在惡世這個環境中，所以這樣警惕我們，也是這樣鼓勵我們。

這個地方說「持經受法弘宣」，那就是「佛口妙音法播」。我們要將這圓教傳承後代，這樣不斷傳下去，經典來源是從佛口妙音說法，這樣經過了大家集經，開始了西方取經，在東方來翻譯，很多種的翻譯。佛滅度之後，才開始迦葉尊者集眾，請阿難再次從他的記憶中，佛陀所說的教法重說一次。也就是這樣開始，經典不斷結集，不斷就是這樣連連接接，就將經集起來，全部是佛從口，妙音所說，然後流入阿難心，再從阿難的回憶中，再「如是我聞」。這是多麼不簡單的事情，也不是這樣一次就好了，還是要一段很長的時間。所以經典是這樣片片累積，很寶貴。

一直到了中國，知道西方的聖人教法，是人間最需要的法，所以從漢明帝開始，開始派遣，真的是國家動用了人力，這樣大量要去取經。又是有在唐朝的玄奘，為了要求法，是孤僧，僅僅一位出家人，這樣克服了很多，重重疊疊的險難，他的毅力，這樣去完成了求法取經。不只是玄奘法師，還有(攝)摩騰、竺法蘭，是從西方傳來東方，還有中國姚秦的時代，他就是用很浩大的國力，去聘請鳩摩羅什法師，這

樣經典陸陸續續，當然其中的困難重重，好不容易俱全到中國來，所以動員了很多人。

這都是古代，為法傳法也好，去取經也好，是國家所需要，動用了很多的人力去爭取也好，總是佛法是很寶貴啊！無非就是要將經典很普遍地，將這大乘法，能適合群機的地方，去廣宣流布。可見經典在歷世以來，要能這樣很完全保持著，能適用在人類，根機願意接受，而且願意發心身體力行，就是東傳來的教法，現在很多南傳也很多，看得到佛法很昌盛的形象。

但是還是精神理念，能夠很自由去發揮佛法的精神，用佛法的精神，用在人間，將佛法，佛陀「慈悲喜捨」這個精神，能夠普遍在人群中，去宣揚、布達，而且身體力行，就是要從東方。尤其是在我們五十年前(1966年)，從那很不起眼的小點滴開始，才能夠將佛法，現在身上這樣擴大，到很多很多的國家，去發揮菩薩的精神，用在人間所需要的地方。這也是很不簡單，這樣不斷不斷，已經將佛法適應這樣的根機，人人願意受用，人人去體會，幫助人那種心靈的喜悅，付出無所求，心靈無執著、無障礙，那分歡喜心，這種的法喜——法用出去之後的歡喜。這都叫做菩薩，菩薩心，出家、在家都可以，貧、富都可以，只要一念心，不困難。

這就是叫做持經，將佛法多多少少接受到，就用出去。有人接受到，得救了；我們知道了，法喜了。這種互相對待，法用在人間，有所受用，這都是叫做持經。法就是要用在當下，所以「持經受法弘宣」，能發揚出去。

現在知道這是佛教，佛教精神理念就是這樣付出，不分別人類的種族、國界、宗教的分別，都不分別，這是它的根本精神，這叫做無所著、無障礙，沒有人的執著，人我的執著，沒有法的執著，這「三輪體空」。佛陀的教法原來是這麼的自由，這麼的解脫。

所以我們昨天說過「五分法身」，最重要的，我們將自己的戒律守好，我們要有下決心，不怕辛苦，願意付出，戒、定，發揮你的智慧，用什麼方法能解開人類的困難、眾生的痛苦，這智慧使人人能解脫，解脫之後增長他的知見，知見，再解脫，這叫做五分法身。這就是佛陀教育我們持經的方法，我們若能這五項具足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這樣就是五項，若能好好把握著，持經不困難。

佛口，這個經典完全是從佛陀的口中，所流露出來，不論是去取經，還是阿難、迦葉，這樣迦葉的結集，阿難的回憶，「如是我聞」，那個經典，梵文，這樣從中國去取回來翻譯。尤其是唐朝很興勝佛法，很多的賢達人士這樣來翻譯。當然這要國力來召集，動用很多賢達的僧人，出家人與有社會的賢人，這樣共同來翻譯，來滋潤、來潤筆，才有這麼宏觀的經典。

所以「淨妙清澈圓經，身子智慧僧冠」。這麼淨妙清澈，很圓融的經典，經過了佛口所流傳，重重、重重，這樣這個圓融經典完成了。身子就是舍利弗，舍利弗的智慧，他的智慧是僧團中為冠，他的智慧，冠蓋過了所有的出家(人)，那個時候，佛僧團中以舍利弗智慧第一，「具辯才勝群賢」。就如富樓那，不論是舍利弗，或者是富樓那，富樓那體佛意，體佛的心懷，願意發願，最辛苦、最辛苦，險難的地方，他都願意去傳法，這是富樓那。但是舍利弗雖然智慧第一，這部經也是由舍利弗的三請，而佛陀來開始講解《法華經》。不過，《法華經》的後面，他方菩薩浮現出來，要來安慰釋迦佛，因為釋迦佛最擔心的，就是法難傳下去，持經的人，沒人敢持經，沒人敢發願，他方的菩薩要來告訴佛陀：「請釋迦佛安心，我們大家會將這《法華經》，好好受持。」但是佛陀不許，眼睛就是一直看，在座娑婆世界的弟子，怎麼沒人願意站起來說：「我願意。」尤其是只是發心，還無法真正願意，來受持《法華經》。

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他替佛去布教，有說過了，佛陀很多教法，千經萬論，很多的經典，要去講解這些經典，方便的教法，三乘接引的教法這不困難，就是這部經，這樣很純粹將這部經完全接受，而且身體力行，這實在是很不簡單。但是娑婆世界的弟子，沒人敢說：「我願意」，佛陀這樣在注視著這些弟子，他方的菩薩說：「我願意。」但是他們在他方，佛陀的意，就是要在娑婆世界流傳。舍利弗又了解了，體會到佛陀的心意，知道佛陀，希望娑婆世界的弟子來接受。但是，舍利弗，他不敢說：「我願意。」因為眾生剛強，難調難伏。

我們發願，我們要去他方世界，所以這個地方說，舍利弗的智慧，舍利弗的辯才也很好，但是佛陀將要傳法了，舍利弗就不敢接受，他就是說願意在他方國土，去弘揚這部經，他不願意在娑婆世界。我們就知道，娑婆世界，這種濁惡之世的眾生，那個剛強難伏，我們就應該要知道。所以說到這裡時，真的是無奈，很無奈。

不過也很安慰，我們所看到的確實是很多，他一聞千解，願意身體力

行去做，所以說，雖然動大千不困難，持經很困難，但是只要有心，不可思議，也是很簡單。人間菩薩不是一個人做得起來，而是人人都可以當菩薩，就要合群力，為人間苦難眾生去付出。所以這經、法要廣布流傳，只是眾生要首先，五分法身要先體會了解，要好好從內心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才能成就。這五分法身在，自然我法二執就能破除。

我法二執：

我執即執著人我

謂眾生於

五陰等法中

強立主宰

計我為人

妄生執著

是名人我執

法執：

又名法我執

即眾生

不了五陰等法

計為我身

妄生執著

是名法執

昨天也有談到我法二執，我們眾生就是這樣，我執，就是執著人我。執著是我與別人，分別心起，那個私心，無明、煩惱就開始起動了，執著人我。眾生在這個五蘊法中，「強立主宰」，覺得還是我，「我做的才對，我說的才是。」這種執著，不想大眾，只想自己，這都是在五陰煩惱中在產生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都是在這五蘊中在起執著，一直都想要做主宰，都是不希望成就大家，只想自己而已，這就是「計我為人」，在人群中只有我，所以「妄生執著」，這就是煩惱，這叫做「人我執」。

法執，就是法我執。那就是「眾生不了五陰等法」。因為對五陰，就是五蘊，我們若沒有五蘊皆空，我們還是滿滿的煩惱，煩惱執著，所以我們要「五蘊皆空，遠離顛倒妄想」。因為我們五蘊還執著住，所以我們常常在顛倒妄想，以為在人群中我是第一，這就是不了解五蘊法的人，所以「計為我身」，「妄生執著」，這樣叫做「法執」。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。

若說此經
能破二執
能斷無明
能滅慢心
不信之人見之
憎嫉罵詈等
若無大願便生退屈
是則為難

所以我們要好好，要講這部經的人，必定要破除這二執，所以「能斷無明」，這二執若破除，才能斷除無明，「能滅慢心」。因為人都有一個慢，八憍七慢，我們的煩惱有很多憍與慢的心態。所以這個慢。又「不信之人見之」，看了就憎嫉，因為人就不能相信這部經，不信的人，他常常都會起嫉妒的心，來毀謗、來辱罵。持經必定要有大願，要忍，必定要忍，要不然被人這樣批評，嫉妒、辱罵等等，若無大願，必定生起了退屈，這就是困難。持經很困難，因為我們在做，又被人批評，這就是困難。

慈濟人有時做到自己心很虛，「我很歡喜做，我很甘願做，不過我出門，我不敢穿這套衣服，我若穿這套衣服，別人是不是會批評我是慈濟人？」自己的心都已經虛了、退屈了，沒有那分勇氣，但是他很甘願歡喜去做，卻是沒有那個大願，不敢去挺身，抬頭挺身，能為大家解說，佛法本來是這樣，為人間在付出，付出無所求，問心無愧。我們若能了解，讓大家也了解，借這個機會讓人更了解，若能這樣，這就是大願力；不敢，那這就是會退失。所以，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。持經有很多困難，我們要有五分法身，要破除二執，才有辦法堅立願行，這就是必要的條件，要大家了解、用心。

來，看前面的經文：「諸餘經典，數如恆沙，雖說此等，未足為難。」

諸餘經典
數如恆沙
雖說此等
未足為難
若接須彌
擲置他方
無數佛土

亦未為難

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》

講其他的經典不困難，但是要講這部經就很困難，講其他的經典，說很多，如恆沙，「未足為難。若接須彌，擲置他方，無數佛土，亦未為難。」就像這樣，這麼多的形象，不可思議的。若說要將須彌山，搬到其他的地方，或者是一足動大千界，這都不困難，但是要持這部經就困難。

所以，接下來這段經文就說，「若以足指，動大千界，遠擲他國，亦未為難。若立有頂，為眾演說，無量餘經，亦未為難。」

若以足指

動大千界

遠擲他國

亦未為難

若立有頂

為眾演說

無量餘經

亦未為難

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》

昨天的大綱開始，有大概說過了。不論是動須彌山，或者是用足指，腳指頭來動一個大千世界，這也不困難。將這個大千世界，將它移到其他的地方，這也不困難。或者是登上頂天，就是色究竟天，在那個地方，「為眾說法，無量餘經，亦未為難」，這也不困難。意思就是說，除了這個圓教，一乘實法以外的經典，你要如何去說都不困難，只是弘通這部經特別困難。所以，擲，將這東西擲到他國，就像在擲一粒芥子，芥菜子一樣，那麼的容易。

若以足指

動大千界

遠擲他國

亦未為難：

擲大千如小芥

以至擲向他方國土

此乃化現神通邊事

不及弘經

大千世界，這顆地球還不算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，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，要動這三千世界，就像一顆種子一樣。光是一顆地球，我們就沒有辦法了，何況他能將三千世界，當成一顆芥菜子，丟到其他地方，這樣的譬喻，不困難。

「此乃化現神通邊事」，神通的事，這沒有什麼很大的困難。這只是在顯神通，這還不及弘通這個圓教的經典。這個圓融，真真正正能入人心，啟動人人將法實行在人間，真正行菩薩道，而不執著一切，這才是困難。

若立有頂
為眾演說
無量餘經
亦未為難：
無色界天
名為三界有為之頂

所以，「若立有頂，為眾演說，無量餘經，亦未為難」。無色界的天，就是「三界有為之頂」，就是最頂端、最高的天。去天上，去講說經典不困難。釋迦牟尼佛也去忉利天，為母說《地藏經》，孝經是在忉利天說。但是《法華經》，是在娑婆世界說，他方世界菩薩，想要來傳承這部經，佛陀還期待這部經，還是要留在這個娑婆世界。這是意義多麼深啊！

有頂：
色界之第四重
本名色究竟天
因處於有形世界
之最高頂
故稱有頂
為大千界之最高處
即色究竟天

所以說，有頂是色界的第四重天，本名叫做色究竟天。「因處於有形世界，最高頂，故稱有頂」。這再上去就無形了，所以為大千世界最高處的地方。那就是有頂天。

若人立心於有頂天
為諸大眾
演說無量三乘方便
不了義經
亦未為難

再來就是說，「若人立心於有頂天」，就是最高頂，心這樣很高，立在那最高頂，「為大眾，演說無量三乘方便，不了義經，亦未為難」。不了義，不了義的意思就是不究竟，還是一般的經典。雖然你說要大乘經，空法，空掉一切，《般若經》也是叫做大乘經，但是，還不究竟，「空」要空得「妙有」，所以還是不究竟，所以叫做不了義。「亦未為難」，說這些經，還是不了義，不困難。

「威力處色頂天」。就如目犍連，他的神通威力，這樣登上有頂天，用清澈響亮悅耳的妙音聲，去流傳餘經。餘經就是圓教經典以外，就算是餘經，就是其他的經典。

威力處色頂天
清澈響亮悅耳妙音
長流餘經之響
負身子之智者
足以辯壓群賢

負身子的智慧，就是哪怕我們有舍利弗的智慧，或者是目犍連的神通，可以去用他的神通，用他的智慧這樣的辯才，來勝過一切群賢，這樣都無法真真正正，完全將這部圓法這樣布達出去。雖然智慧第一，雖然神通第一，舍利弗、目犍連，他們都不敢將這個法，在娑婆世界。所以，要在有頂說法，他們敢，他們願意，將法拿到別的地方說，不敢在娑婆世界。這就是娑婆世界，惡世的時代，真的要講這部經有困難。

所以，接下來這段經文這麼說，經文：「若佛滅後，於惡世中，能說此經，是則為難。」

若佛滅後
於惡世中
能說此經
是則為難

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》

要說這部經真的是困難，在這個惡世中，能講這部經真的是困難，佛陀這就是警惕大家，讓大家知道這是困難。就像彌多羅尼子向佛陀說：「我願意來宣布佛陀的教法，在最剛強困難處。」佛陀就問他：「若是在那個地方這麼困難，那麼危險，你也願意去嗎？」「願意啊！」「有人若是罵你呢？」「我堪忍，我感恩，因為他只是罵，沒有打我。」佛陀就問他：「假使他拿棍子打你，用拳打你，這樣對你威脅很重，你難道願意嗎？」「願意啊！我還要感恩他，因為他沒有用刀殺我。」「他若假使真的用刀殺你呢？傷殺你的生命，你要怎麼辦？」富樓那的回答：「我感恩，了我這一世的業力，我願意。」這就是富樓那，他能體會佛意。

但是在講這部經時，真的他方世界菩薩說：「我們來接受。」佛陀看到弟子群中，怎麼沒有人說：「我們來接受，我們來負責。」確實，娑婆世界，眾生剛強，那是在佛的時代，佛的時代之後，我們的現在與我們的未來，愈來愈濁世愈來愈濁，真的是愈來愈困難。

這部經就是需要在濁世的時代，濁世的靈方妙藥，要如何救世？要如何救心？就得要人，人人願意去接受，這人間才有辦法，維持倫理的家庭，才能維持很祥和的社會，才能使世界天地之間很調和，和平相處。這就是需要要有這樣的大法，深入人心去，讓人心人人能接受，人人身體力行做得到，這就是佛陀最大的期待。但是，佛滅度後，要在這濁世，「能說此法華經者，是則為難」。真的困難啊！困難重重。

所以，以上這就是要講說，持經的困難，濁惡世中講說這部經，又能讓人人身體力行，很困難。但是，困難中難行能行，才是很可貴。

以上頌說經之難
非但具神通力
及能演說
無量餘經者可及

看到了，這幾天(2016年)，四大志業，我們大家會合起來，在這個時代裡，能看到這麼合和互協，這大群，千多人，是代表性，大家演繹藥師佛的十二大願。人間所有的病都診斷出來，那些病症，對症下藥，看，在那個臺上，這樣將它濃縮起來，人間種種的疾病都有。看，菩薩扮演在人間的角色，各行各業都有，人類，任何人都能轉惡

為善，人人都能轉凡為聖，人人都能成為佛的分身，看到分身佛集一堂，這是很可貴，這是在很難為中能為，很可貴的事情。所以，「非但具神通力，及能演說無量餘經者可及」。說他多麼神通，但是神通是現個人的事，現自己，真神通或假神通？

現在的人，動不動就是要展現，自己的才能很大，神通廣大，其實都是滿心煩惱，我法的執著還很重。你若不放棄我法的執著，讓你神通廣大都沒有用。唯有五分法身，破除了二執，人我執與法執，若能破除，才有辦法，要不然，說神通廣大，辯才無礙，能說多少法，都無法像這樣身體力行，影響到人間，影響社會人群，讓他能夠共同一心，真真正正去付出，救濟、拔苦，這個力量，這才是真正的。佛陀要將這部經流通人間，是身體力行去做出來，不是說出來而已，做出來才是真正的持經，光是能說，不能行，能說做不到，這也沒有用。就是要聽進去，做得到，又說得出來，做得到，說得出來，說得出來，做得到，這樣真正的法，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展現出來。

所以前面也說過，身、口、意，五分法身也是在身口意之中，這樣去聚集起來，真真正正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這五分法身，這就是我們要用心，日常生活我們的身上。

須彌為最高之山
然仍為大千界之
一部分
言大千界
則其體更巨矣

所以，我們要「須彌為最高之山」，但是還是在大千世界的一部分，講大千世界，是其體更大，是大千世界。真的是須彌山，才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，須彌山在我們地球上，是最高的山，但是地球，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一部分。你們想，大千世界，一根手指頭就能讓它移動，這樣不困難。真真正正能夠人人的心，心中各有多寶佛塔浮現出來，多寶佛塔門能開，多寶佛的全身能顯現，這才是真正究竟。大家要相信自己，「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」，請大家時時多用心。
～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 年 10 月 25 日～